

岁月  
年华

## 我的入党三部曲

□诸葛保满

我的父亲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，也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。儿时，父亲常常给我描述他在上甘岭、雷州半岛等战场上那些党旗与军旗交辉的故事。我一边听故事一边抚摸着父亲胸膛上的党员徽章。那枚铜质徽章边缘刻着细密的齿轮，在煤油灯下泛着温润的光，上面还嵌着战场上的痕迹——父亲说那是上甘岭战役时弹片擦过的痕迹。这枚徽章引领着我从师范学校的课桌，到乡村学校的讲台，再到新闻夜班的灯光下，三次按下的红手印，盖在我向党组织靠拢的漫长信笺上。

1994年的春天，桂林市师范学校的迎春花爬满了礼堂的窗棂。作为一名师范生，我坐在团课教室的第三排，听老师讲党史。当老师讲到“李大钊在绞刑架下仍系紧领带”时，窗外的阳光突然斜切进来，照在他泛白的中山装上，那些褶皱里仿佛藏着无数个破晓的黎明。我顿时萌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。团课结束后，我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。“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”这十个字，我在草稿纸上练了整整三晚，最后落笔时，墨水在纸页上洇出小小的花。

我递交申请书不久就师范毕业了。分配方案下来那天，我攥着报到证站在教学楼前，看见学弟学妹们正在擦拭走廊里的

雷锋画像，画像边角被阳光晒得发脆。那时我满脑子都是“到基层去”的口号，却没读懂父亲那句“党员要把脚跟扎进泥土里”的深意。留下未带走的申请书，我坐上了回乡的班车——回到家乡阳朔县葡萄镇周寨小学当乡村小学教师。

在乡村教学的八年时间，是我真正读懂“党徽重量”的开始。回乡教学的第八年，我在全镇教师基本功大赛上夺魁。领奖台的红布映着夕阳，当听到评委席有人轻声说“这么优秀，应该入党”时，我突然想起洪水中背学生过河的情景——那个扎羊角辫的女孩把湿透的作业本顶在头上，趴在我肩头说：“老师的背比爸爸的还暖和。”

那晚，我在备课笔记本上写第二次申请，窗外的梧桐叶落在窗台，像谁撒了一把碎银。粉笔灰沾在指尖，我忽然摸到纸页间夹着的半截粉笔——那是留守儿童小光用攒了一周的零花钱给我买的“教师节礼物”。这些沾着泥土气的温暖让我明白：父亲胸膛上的徽章从来不是军功章，而是他弯腰插秧时永远插在田垄最前头的那把标杆。

机缘巧合，我把第二份申请书交给党支部书记的第二天，调令就来了——我考进了县报社。站在人生的新起点，我用“先干好工作再想别的”来麻痹自己，又

一次把申请书留在了学校。离校去报社那天，老校长把我送到校门口，拍拍我的肩说：“报社是党的喉舌，笔杆子要像教鞭一样直，可别忘了乡村教室里的晨光。”老校长的话像枚图钉，把“党媒喉舌”的使命钉在了我往后的笔尖上。

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，刚转行成为新闻记者的我在隔离区采访时，曾见过护士长把党员徽章别在防护服外。她摘下手套的手布满勒痕，却坚持要对着镜头整理党员徽章：“戴着它，病人看见就有主心骨。”此后五年间，我在新闻一线见证了更多党员身影，直到2008年寒冬的冰冻灾害期间，除夕夜的山区，家家户户的鞭炮声次第响起，老电工打着手电检修线路，党员徽章在微光下一闪一闪，像他挂在嘴边的那句话，“党员就是照亮黑夜的那盏灯。”这些场景让我想起父亲讲的雷州半岛战役。他说，那时战士们用刺刀在钢盔内侧刻上党徽图案，月光漏进战壕时，党徽的轮廓就像田里永不倒伏的稻穗。

第三次写申请书时，我把父亲的蘸水钢笔灌满墨水，红格稿纸上的每一笔都像犁开黑土地的辙印。当笔尖划过“为人民服务”的词句时，窗外来了阵穿堂风，将案头的入党章翻到那一页，而玻璃相框里的党员徽章正映着天光——徽章边缘的弹痕

凹处，似乎还嵌着上甘岭的硝烟，又像凝着乡村稻田的露珠。我把它别在胸前，金属冰凉的触感贴着心脏，忽然明白了父亲对党的深情。这一次，经过培养和考察，我终于加入了党的大家庭。

如今，经过乡村教师、记者、编辑等职位历练，我走到了县融媒体中心总编辑的岗位。我常带着采编团队走村入户。在脱贫村的直播间里，我见过返乡党员用手机卖山货时把党员徽章别在直播架上；在防汛指挥部，我见过老党员用嘶哑的嗓子喊“我先上”时，党员徽章在汗水里发着烫。审校这些新闻时，我生命里的三份入党申请书总在提醒我：第一次申请是仰望火炬的光，第二次是懂得传递温度，第三次才明白——父亲的党员徽章之所以在岁月里包浆，是因为每一代党员都在用血肉给它淬火。就像此刻窗外的光，正透过办公室的玻璃，把案头那枚徽章照得锃亮。光斑在铜质徽章上流转，恍惚间能看见：上甘岭战壕里跳动的篝火映着弹片擦痕，乡村教室的木门窗里传出琅琅书声，脱贫村直播间的手机屏幕闪烁着点赞红心，防汛大堤上荧光马甲在雨幕中划出警戒线——光斑的最深处，正映着我刚审校的新闻样稿，红笔圈注的“民生”二字之下，党员徽章的齿轮纹路里正奔腾着新时代的浪潮。

慢时光

## 我的草木情之世相金银花

□卫英

几乎要遗忘，少年时光里曾有过一棚金银花。这花极神奇，初开时银白如雪，隔日便染作金黄，新旧花朵黄白相间，在藤蔓间相互交错，风过时，翻起的黄白，连空气都浸着清甜。它曾用满棚的芬芳，在我记忆里留下了一段明亮的少年时光。

尤其其雨后的清晨，湿润的空气里浮动着草木与花香的清冽气息。我总像只轻捷的猫，手脚并用地攀上棚顶，四肢舒展着分散重量，生怕压坏了藤蔓间缀着的花串。晨露在花瓣上凝成珍珠，当我拨开茂密的藤叶时，冰凉的水珠便顺着发梢、鼻尖滚落，手背和衣襟上很快沾满温漉漉的凉意。用手指扣起剪刀，随着咔嚓一声，花梗剪断，而手指早已被花香浸透——那是一种带着野山清气的甜香，仿佛连呼吸都沾了蜜。这万物之美，美妙至此。总让我在采摘时心怀愧疚，自己是那偷香之人。

金银花的妙处远不止于观赏。那年初夏，我因摘花中暑感冒，湿气裹着热意困得人头晕眼花。我把新摘的花摊在竹匾里晒，不等完全干透就急着抓一把泡进玻璃杯。热水冲泡之下，蜷曲的花瓣在杯中舒展翻卷，像一群挣脱束缚的银蝶。连水面都浮起一层透亮的光晕。趁热喝下，甜丝丝的花香顺着喉咙滑下，带着草木的清苦回甘，不过三日，感冒真真的好了。贪恋金银花的清香，得意忘形又多喝了几日，竟闹起了肠胃不适。我不得不瘫在床上，有气无力地接受小伙伴们嘲笑！甚至是整整一个暑假。后来才明白，这清热解毒的药草性子寒凉，哪里容得人这般肆意取用。

痊愈后我逢人便夸金银花的神奇，不需喝母亲熬的苦口良药，病就好了！邻居家的姐姐听得双眼发亮，拉着我便要去后山寻野金银花。听说山里有野猫，起初我极为犹豫，但看着她眼里闪烁的光，像晨露里的花瓣般晶莹，我终究点头。那天，当我们爬到山顶，看着漫山遍野的金银花，一簇簇黄白相间，就难掩内心的雀跃和激动。我们一头扎进花海，连发间都别满了花枝。直到日头至中，山林里突然静得只剩虫鸣，我这才惊觉四周无人。就在这时，几声悠长的猫叫从丛林深处传来，紧接着是此起彼伏的呼应，像是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。我吓得大喊姐姐，回应我的只有风吹过藤蔓的沙沙声。我想要逃跑，又害怕独留姐姐，让她置身危险之中。慌乱里，我只好爬上树头，却被带刺的荆棘刺伤，直接“咕噜”滚下山坡。最后，我除了被荆棘刺了一身，还留了些许还算好看的伤疤，和心里落下的一个只有猫叫，却怎么挣扎也醒不来的噩梦。我带着这个噩梦长大。后来才知道，邻居姐姐当时知道我又哭又喊，但她只顾着眼前的一片金银花海，忽略了我的哭声。知道真相那天，我对着镜子，抚摸着那几处疤，流下了不争气的泪水。值得欣慰的是，成长的力量相当强大，那些愈合后仍浅浅隆起的疤痕，也成了童年里一道无法磨灭的印记。

我知道，生活的本质在于烟火。金银花，并不适合脾胃虚寒的我和我的家人。在一个清晨里，我们搬走了，剩下那一棚的金银花没人照料。一季又一季，金黄银白的花朵不再被采摘，失去了可用性并因此萎靡不堪，曾经盛极一时的藤蔓最终成为棚架上风干的风景。世间万物皆如这金银花，再美的芬芳若失了被需要的价值，终会在时光里沉寂。就像生活的本质原是烟火交织，再动人的美丽，若不合时宜，也只能化作记忆里一道薄凉的风景。虽有遗憾，但也明白，我们所说的世相，大概如此吧。

美 在民间

## 观山水如观己

□谢锐勤

花未全开月末圆，半山微醉尽余欢。  
——【清】曾国藩：《无题》

20年了，走遍无数大山和大江，却再次在盛夏，来到桂西南这片飘落于天外的山水田园。

峒那屿湾位于中越边境广西崇左市大新县雷平镇安平村，德天跨国大瀑布水系上游安平仙河穿村而过。壮语中，“峒”代表山水人家，“那”是良田沃土，“屿”是散落的小岛，“湾”则是河湾渡口，喀斯特地貌、山水田园、土司文化、边关风情、壮乡传统，构成峒那屿湾的精髓，是徐霞客于1637年游历并记载过的安平土州。

近黄昏，从渡口坐上古朴的竹筏，青山与绿树倒映在河面，清凉湿润的空气中带着淡淡的青草香。安平仙河如同一条轻盈且蜿蜒的绿丝带，将两岸的峰丛与翠竹缠绕起来，游船好像不是划破水面，而是驶入一座座相连的山峰，一幅幅流动的画面徐徐展开。画卷的主角是奇形怪状的峰丛包裹着苗条且婀娜的绿竹，竹子翠绿得仿佛是大自然用最浓郁、最亮眼的绿色颜

料涂抹而成，轻轻摇曳就要将绿色滴下来，将河水也染成一片墨绿。

河水最绚烂的地方，莫过于龙碧滩瀑布了。安平仙河从阶地跌落时，形成一片宽约百米的瀑布群。由于每个阶地落差不超过3米，瀑布也就层层叠叠，错落有致，飞花溅玉，如一条条小白龙穿梭于石林之间，那哗啦啦的水声宛如小型乐团的合奏，柔美又悠扬。

峰丛在长期的流水侵蚀与风化作用下，姿态各异。有的如美人丰满的乳房，准备随时滋养大地；有的如宣慰使司稳坐，正在笑看云卷云舒；有的如骆驼过江，正缩着脖子向河边走去；有的如白头叶猴接吻，萌得令人心儿都快化了。有的如巨龟匍匐，有的如边民斗笠，有的如圣人仰望星空……造型虽千奇百怪，却有一个共同点——小巧玲珑，远看宛若精致盆景。

当安平仙河流经峰丛时，流水如一位技艺高超的雕刻师，经年累月地将峰丛雕琢成石林。

如果岩石细碎的，就形成三三两两的礁石；如果岩石密集的，就形成惟妙惟肖

的石林；如果岩石塌陷的，就形成多级阶地的瀑布；如果岩石稍高大的，就形成诡秘莫测的洞穴；如果岩石聚集且被河水包围的，就形成郁郁葱葱的岛屿。

细看石林，岩石纹理有的布满密密麻麻的小孔，有的呈现圆润光滑的质感，有的形成无数层叠的鱼鳞，犹如先人书写的神秘天书。流水冲刷不停，天书仍在创作。走进燕子洞，怪石嶙峋，如桂南竹笋，似壮乡铜鼓，在潺潺流水的伴奏下，阵阵凉风扑面而来，自然光从洞穴缺口洒下，和黄色灯光在洞中折射出一幅光影交织的幻境。靠近婆皇岛，小岛如星辰般点缀在四周，飞鸟从岛上起飞俯冲进河里叼鱼，小朋友在河边泼水嬉戏，着靛蓝壮衣的老人倚树编筐，村民撑筏撒网，哼起《三月三歌会》的调子——“嘿了了啰”，歌声裹着水汽荡向远山，仿佛在与峰丛对唱千年壮谣。

作为土司的后花园，这不就是“峒那屿湾”的原意吗？

峒那屿湾的特点——小。峰丛如玩具，似可拿下来玩耍；石头三五块，中间

还夹种矮树；石林被流水腐蚀得到处漏洞，爬满皱纹；竹子都挤到一起，还弯腰到河面；瀑布秀气如壮锦腰带般柔美，绝不盛气凌人；就连河鱼都细细的，肚子鼓鼓却不过两指宽。

这方寸山水，恰似生命的留白。20年来，虽一直在向更高、更大、更远的山水行走，内心却始终为“小”山水保留一方天地。

观山水是一种山水观，而山水观是人生观的组成部分。作为“小”山水的代表，峒那屿湾不像太行山那样大气，不像昆仑山那样宽广，也不像喀纳斯那样多彩，却自成一格，如小家碧玉，清清爽爽，活泼可爱。于我而言，峒那屿湾不是“圆满”的山水，而是“小满”的山水，正如有人喜欢绝代佳人，有人偏爱邻家女孩。山水有多面性，最好的山水，每个人的标准都不同。观山水如观己。峒那屿湾，不争雄奇，不慕壮阔，恰似壮乡人知足常乐的智慧。人生亦如此，无需追逐他人眼中的万全，只需寻得属于自己的“峒那屿湾”，便可如壮乡银饰闪闪发光。

随笔 漫谈

## 妻子迷上心理学

□周光林

妻子从事建筑方面的工作多年，最近却迷上了心理学。我非常高兴。因为眼下建筑行业已经丧失曾经的繁荣，更主要的是，学习心理学利于调整自我情绪，有效塑造良好的性格。多年来，妻子时不时就大发脾气的冲动性格让我没少吃苦头。

妻子一边上班，一边在周末去参加心理学培训。她还加入了一些qq群、微信群，和学伴们一起交流一起探讨，整天带着开心的笑容忙得不亦乐乎。我心中窃喜，看来自己的动员还真有效——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学校工作，一直在用心理学的知识和学生交往，所以希望妻子能认识到心理学的重要，学习一些心理学的知识进而调整一下自我。

周一上班，妻子突然在qq中通知

我，说周六要我陪同她去上课，因为课堂上有家庭婚姻关系心理沙盘测试。周末原本计划好出去给别人讲课，我只得找理由把周六的课推掉。我深深明白和妻子一起参加心理学培训更为重要。

周六一大早，妻子兴冲冲拉着我奔赴培训地点。教室里已经黑压压的一片。在靠后的位置坐下，我第一句话就给妻子打气，说你看教室里这么多人都在学习心理学，说明心理学真的很有用哈，你要好好努力。妻子非常平和，声音也非常轻柔，嗯，你说得对。

课堂上，老师讲婚姻关系的心理沙盘测试。结果整个教室里只有三对夫妻一起来听课。当授课老师询问，现场有多少对夫妻时，妻子把手举得老高。后来，因为

时间紧张，老师讲完理论只选择了一对夫妻现场做沙盘测试。我和妻子一直待在沙盘旁边，聚精会神地观看整个测试过程。妻子还时不时私下问我，说假如我们在测试，你会把遮阳伞道具放在哪里呢？……我一边倾听老师的分析，一边小声说，怎么，想测试我们的关系吗？那你好好学以后我们自己做测试。妻子一听，连连点头。

就这样，妻子坚持学习了三个月。每到周五，妻子都提前认认真真做好准备，把资料装好，周六一早兴奋地带去上课，周日下午才结束培训。一回家，就会告诉我，说和哪一些学伴交流了什么问题学到了什么新知识，上课的老师如何优秀，等等。我看着开心的妻子，等她说完，趁热打铁地鼓励她，对的，你看你现在对心理学的认识多么深刻，老公为你的充实为你认识到自己的焦虑情绪高兴，继续加油哈。此刻的妻子，满面笑容，温柔无比。

前两个月，妻子参加了三级心理咨询师考试。正如妻子所料，最终过了一门课。我和妻子都很满意，妻子工作本来就很忙，能够坚持不懈地完成整个培训已经非常不错。本周，妻子又开始忙碌，准备周末去培训那门没考过的心理学实践课程。看着她兴致勃勃的样子，我微微一笑，心里快乐不已，学习心理学，她工作上的焦虑性格上的冲动已经明显减少了许多，恰好我一直希望她内心轻松而愉悦地工作与生活。